



老屋

□覃正波

老家四周的住房已焕然一新，栋栋仿效城市的建筑。我家的那栋木房很不协调地镶嵌其中。其实，我早在十多年前就修了二层小洋房，也曾打算把老屋拆掉。家父舍不得，说那是他同我母亲经营了一辈子的家产，对它有感情。关于老屋的点点滴滴我又何尝不知道呢？我理解二老的情结，找了瓦匠把屋顶上的瓦翻捡了一遍。二老不想拆老屋还有个原因，老屋是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窝居，熟门熟路，捡拾方便。再说，也闻惯了几十年的柴火味，那种浓浓的柴烟味格外使人留恋。母亲说，柴火炒的菜格外可口。老屋空间大，柴烟可以自由自在穿行于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把板壁熏成暗红色，似有一种厚重的历史穿透时空。打心眼里，我也不愿拆那老屋。

老屋后面有两棵牵手相围的板栗树和一棵丁柿树，树后面是密不透风的毛竹林。板栗树很高，走到村口就可见。道劲的枝干托起两把巨大的“伞”，每逢夏季，我们和邻居都会搬把木椅在树底下乘凉，讲述周边村庄的人和事。那时总是缠着大人问我们从哪里来，大人在孩子们面前总是装正经，说我们是从河里打捞来的。直到有一天，我和小伙伴看见了堂兄的媳妇生孩子的全过程，才知道，人是从娘肚子里出来的。我把这一秘密告诉了二叔，二叔嘿嘿地笑个不停。寨子每年总会来个说评书的，大人们把评书人请到板栗树下好烟好酒招待，想让评书人尽点心，多讲些耐人寻味的故事。为了听评书，很多大人会从其他村赶来。农村老一辈大多没文化，尽听评书人胡侃，说三国、话西游、道红楼。评书人讲得引人入胜，换来大人们几多欢乐几多愁，偶尔为主人公的悲惨结局滴上几滴眼泪。有一次，评书人说陈世美与秦香莲的故事，说得我母亲泪水连连。父亲在一边笑话她，便说，我又不是陈世美，你咋就爱听秦香莲的故事呢！母亲这才破涕为笑。

我们那村，若放电影，必在我家院子里放。那年月，乡下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一年到头，能看上几场电影比吃肉都高兴。我家尽地主之谊，尽量方便父老乡亲。在放电影之前，队长会让大人们早点收工。天一黑，村里的人倾巢出动。贫穷、饥饿，并不妨碍乡亲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随着“哒、哒、哒……”放映机启动，一道强烈的光束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拢在银幕上，调皮孩子们把手指伸进光束，做各种各样的手势，在银幕上就有了狗、鸡、鸭等动物的影子。看完电影，孩子们总是央求大人们造木枪，学电影中战争场面。

除看电影之外，也看阳戏。阳戏是我们寨子的“土特产”。村庄下面有个叫烽火生产队的，没有杂姓，都姓向。有个叫向绪初的，喜好阳戏，他出钱组建了一个草根阳戏剧团，很有名气。演员多是本村及周边的社员。逢年过节，他们总是东奔西走捞几个外快贴补家用。我小伙伴们总是喜欢看他们排练，有时随他们唱上几腔，惹得向绪初好生怜爱，经常让我们充当其中配角。

除电影阳戏吸引我们之外，采摘果子也别有趣味。每到板栗成熟的季节，晨曦微露，我们就飞快地跑到屋后板栗树周围找寻夜晚掉落的板栗，看谁捡得快。地上的还没捡完，就贪婪地望着高高挂在枝子上的板栗球。那些裂开的球含着一口深红色的牙齿朝我们笑着，可是风儿一吹就把它牙齿拔了，一颗颗撒落在地，留下空空的壳儿，捡一个早晨，衣兜都会胀鼓鼓的，有种小小的成就感。洗干净后和米饭蒸在一起，那个香啊，真是令人垂涎。

夜里一旦起风，瓦片上“叮当”地响个不停。每当听到这诱人的声音，心中自有一份喜悦。那些“瓜熟蒂落”的板栗有很大一部分藏在瓦槽里。我便央求着父亲在屋檐口搭上长木梯，然后，我登上屋檐用木勺慢慢地从瓦槽里一粒一粒的弄出来。由于瓦盖得厚实，多年未请瓦匠检修，顶上边边角角爬满了青苔，瓦槽中积了厚厚一层落叶，竟然有纤细的板栗树芽儿随风摇曳。陈年的板栗也是见缝生长，明知脚下没有厚实的土壤也要忘情地生长，它们对生命的渴望强烈得令人心碎。其实，这些嫩芽儿是过不了冬的，只要大雪覆盖，它们生命就会终止。但是，只要屋后高高的板栗树还存活着，瓦屋顶上的板栗树苗一年一年都会更新。这些小幼苗就像村庄里每一个曾经生活和正在生活的人，不管承受多大的苦难与屈辱都要顽强地生存，它刻进人们的骨子里，埋进土地，在土里烂掉，把所有曾经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都会随尸体一起腐烂掉，最后融进大地。屋顶上也成了小鸟的乐园，整天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我好奇地张望着屋顶上的一切。屋檐下有燕子的巢穴，那些燕子秋天迁徙，春天就回来了，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我们再调皮也不会捣燕子的窝。燕子终究是灵性之物，懂得我们对它们的好，筑窝都不会筑在门窗之上。

我们就如同瓦屋顶上的生灵，明知短暂却依旧活着；我们也如屋檐下的燕子，哪怕奔波万里也要魂归故里。每当夜深人静时，家乡田里的蛙鸣、山上鸟雀的鸣叫、子规啼血的哀鸣……都会从遥远的南方飞奔而来，同我们交流，弄得我们失落、悲切，不知所以。我羡慕屋后面两棵高大的板栗树，让人浮想联翩。那转青又泛黄的叶片在家乡的蓝天白云下自由的摇曳，它们在家乡并不肥沃的土地生长着，无怨无悔，默默地奉献果实。根，深深地插进土壤中守望着这一方土地，让枝叶自由的呼吸。

板栗树见证了老宅及老屋顶上的秘密，也见证了村庄的兴衰。去年年关，我回了一次老家，一个外地的木材商看中了这两棵板栗树，跟我父母商量，父亲说作不了主，等我回来。木材商给我出了大价钱让我成全他。我笑着对他说，我不能卖给你，他问为什么？我说，它们是我生命的根，无论我漂泊到何处，只要它们存在，我都会心存希望。我不想这两棵板栗树也和我一样四处漂泊。

木材商听完，竟无语凝噎，热泪盈眶。沉默了好一阵后，他喃喃地说，我已经离开故乡半辈子了，很想回到梦魂萦绕的故乡，走进他那样依旧有着青瓦屋顶的老屋。

澧兰副刊

乡村走笔

□王焕玉

朝阳初升，我携妻儿经茅花界翻山越岭来到江垭水库、龙潭湾合兴村境内。抬头望，高山平湖的上空，旭日东升，烟岚云岫，形成如诗如画般的人间仙境。车辆向东行驶，沿途风光无限，宽宽的水泥路曲折蜿蜒，路边的油桐花像小小的喇叭，红白相间迎风招展。时不时见到老农忙内忙外。当下正值稻种浸泡、春耕播种大忙的季节，人们播下希望的种子，期盼秋天有好收成。我们又沿南边山腰间的公路继续乘车前行，那漫山遍野的野樱花正在吐蕾盛开，五彩缤纷，芳香醉人。南北二山的松杉直入蓝天，春风化雨，山更青天更蓝。

离开公路步行约百余米，我来到父母坟前，虔诚地奉上鲜花，敬香点蜡，叩首跪拜，献上一片孝心。祭扫墓坟，寄托万般哀思。我虽已近杖朝之年，腿脚不便又路途遥远，但年复一年，从不间断，传承家族遗风，秉承百善孝为先。我又向长眠在湖中的先人们鞠躬致礼。祭祀完毕，身心顿觉轻松愉悦，儿孙适时提醒，准备休闲观光。

追根溯源，我的故乡龙潭湾，文化悠悠，历史悠久，土地革命时有很多红色故事。当年，湘西土匪十分猖獗，为了抵御土匪到龙潭湾烧杀掳抢，向家族人向泽银、向泽沃、向泽理及其乡民自发组成三十多人的自卫队，后发展为一百多人枪的龙潭湾民兵自卫独立营。1934年10月，红军路过龙潭湾，红军首长与龙潭湾民兵自卫独立营营长向泽银促膝长谈，向泽银承诺在家保境安民，拚死防止匪患。说来也神，自此之后，龙潭湾老百姓再未受到任何土匪骚扰，自卫营也以农田劳作为主。乡里老人们始终念念不忘当年红军走过的那条龙潭湾通往江垭的小路以及住过的便民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库区移民后的，龙潭湾历经三十多年风雨洗礼，和今生机盎然，风光旖旎。高山峡谷的平湖美景与江垭温泉度假村、九溪卫文化古城三点相连组成大美江垭旅游景区，是张家界东线旅游的优质线路。

我们乘上小船，湖水清澈，马达轰鸣，水声哗哗。平湖远处满目翠绿，平湖两岸百花盛开，万紫千红倒影于平湖碧水之中，微风轻拂，荡起时隐时现的百花图案。

春暖万物苏，风景入画来。一对对鸳鸯戏水于湖面，给人世间带来琴瑟和鸣的美好故事。鱼儿欢快地跳跃，引得水波涟漪，让人爽心悦目。两岸高山上的松杉穿云入天。小船缓缓穿行于高山峡谷，峭壁上珍贵的黄杨木比皆是，酒杯粗的

野山藤挂满山崖。雄鹰从头顶掠过，远处不时传来猫头鹰的叫声，偶尔也能听到猿猴的几声啼叫。满树盛开的鲜花东摇西摆，卖弄风姿，招蜂引蝶。浓浓春意，万物茁壮成长，繁衍不息。动物世界发出求偶的音符，寻求伴侣依偎，享受春的柔情，春的蜜意。小船过三峡，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一湖春水通三峡：“阴门山”“穿眼洞”“千年廖城”，方圆数百平方公里，这便是江垭库区闻名遐迩的“小三峡”。天地造化，风景如画，遥望阴门山，神如少女玉门不慎外露，四周茂林修竹，浓淡相宜，给人无限遐想和万般神秘，但绝不可褻渎。前往穿眼洞，洞深约二百余米，恰逢枯水季节，水位下降，小船从洞中穿行，洞内石笋倒悬，千姿百态，有的如人似神，有的如龙似虎，有的如树似花，蝙蝠刷刷窜飞，马达轰鸣回响、石洞幽深莫测。驶过穿眼洞，眼前突亮，又到一村，但时间宝贵，顾不上细细观赏，只能急转直奔另一处仙境——千年廖城。此时此刻，似时空穿越，抬头仰望，自水面以上，整个石壁似用砖块修筑砌成的城墙，纹理清晰，砌法得当，章法得体。惊奇！拍案惊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些古城修筑得牢牢实实，惟妙惟肖。摩崖石刻“千年廖城”四个烫金的大字更是点睛之作。据说山上的廖城村落，民风淳朴，风景怡人，只可惜今天时间有限难以可观。这平湖“小三峡”景色确实很美，使我们流连忘返，乐不思归。驾船的师傅再三比划时限，只得快速返航。

离船登岸，亲戚家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清爽可口，特别是清炖土鸡。山里人自家散养的土鸡肉质细腻，口味纯正，汤汁鲜美，每一口都是对健康的无比关怀，至今难以忘怀。

饭后，踏上干净整洁的村道，略作散步消食运动，库区移民后新建的楼房庭院，座落有序，光亮养眼，自然形成小型街道。近些年新农村建设，农村环境不断优化，村民们的幸福指数进一步提升。村民的烤烟莓茶、黄柏白木、柑桔蜜桃等各类农副产品销往外面的世界。同时，不少青壮年合理安排外出务工创收，村民生活稳定舒心。漫步间，碰到不少亲朋好友，常言道：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久别重逢握手言欢，家长里短喜上眉梢。几个小朋友手拉橡皮筋，口唱童谣，蹦蹦跳跳，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好不惬意，把我也带到了远去的从前。不知不觉，已到合兴村村部，村部建设耳目一新，布局合理，高端大气，五星红旗在村部广场上空迎风飘扬。

唐哥

□朱凤英

改前非，一面努力工作，一面深钻法律知识，终于在四十多岁考取了律师资格证，再也没有踏进赌场半步。

唐哥不仅对弟弟如此，对父母更是孝顺有加。前些年，他提议翻修老家旧房。“既能改善爸妈的居住条件，我们回去也有个落脚的地方。”弟弟当即应允各出一半费用。然而时至今日，新房住成了旧屋，弟弟因资金紧张，终究未能兑现承诺，他却从不计较。

受他影响，他八十岁的老父亲，也爱上了爬山。说起大儿子，老人就眉眼笑：“不是我夸，我这大儿子啊，方圆几百里找不出第二个。”说起大儿子的婚事，大叔更是感慨万千。当年唐哥上班后，本该成家立业，却因弟、妹还在读书，便主动承担了他们的学费。直到三十岁，他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去年清明节，我们去征服九华山景区。前一天登山归来时，我双腿似棒槌拍打过，酸痛无力。翌日探险，要钻刺蓬、攀悬崖，难度更大。至半山腰时，突降大雨，又冷又饿的我脚一滑，重重摔地上不想动弹。望着队伍远去的背影，我不由心生焦灼：“怎么办？”葛

然，雾气弥漫的前方闪回一个身影，定睛一看，原来是唐哥！他从包里取出唯一一瓶牛奶递我，微笑着说：“牙巴骨一咬就上去了！”简单的一句话，却如同一针强心剂注入心中。我喝完牛奶，顿时脚下生风，很快跟上队伍，最终完胜。

唐哥组织户外队十余年了。每逢周末，无论风霜雨雪，还是炎夏酷暑，他都带队徒步在荒野里。要么斩草开路，抑或收尾在后。有人问他图啥，他笑道：“牙巴骨一咬就上去了！”简单的一句话，却如同一针强心剂注入心中。我喝完牛奶，顿时脚下生风，很快跟上队伍，最终完胜。

是啊，他虽两袖清风，可那徐徐而来的清风里，蕴含着对家人、对朋友、对生活的深情厚意。这情，如涓涓细流，润泽人心；似点点星光，照亮岁月。

下山时，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唐哥走在最后，确保每个人都安全到达。我忽然明白，这世间最珍贵的，不是金山银山，而是像唐哥这样，以赤诚之心温暖他人的真情。

桑植白茶赋

□向良群

融；月为芽头，如眉似月，如银似雪。

溯其源，上古传陆羽羽故地，茶祖遗乡。土司王府焙贡品，贺师军中煮寒浆。天平峰下，野茶自生云霄，湊澧沿丛，古树暗结星芒。采茶男攀危崖如履平地，采茶女摘茶片如闺中针绣，制茶师守古法似炼琼浆。摊青承月魂，萎凋接朝阳，文火焙出昆仑雪，竹篓封存琥珀光。

品其韵，九转回肠。初尝若空山新雨，再饮似幽涧流水。三盏舌底鸣泉，腋下生风，恍见云海涌金顶，星斗破云落澧江。其性近道，可解屈子离骚苦；其味通禅，能参向王天子狂；土家白茶调百味，以此为礼情意长。宾朋相聚，盏茶暖温；茶友品茗，静心相待。桑植白茶，载文化之精髓；声名



武陵苍苍，澧水泱泱，天赐灵壤，地蕴奇芳。承北斗之玉露，汲南岭之云光。有八大公山氤氲之雪霜，两亿年无牙芙蓉龙化石之宝地，三亿年冰碛岩涵养之仙根，此乃神衣遗珠，唤作桑植白茶。

观其形，夜披白毫，若风雨初翔；芽含翠色，似春山新妆；旗枪舒展，犹带武陵烟雨。龙甲蜷曲，自藏澧水清凉；银针悬壶，沉浮星斗摇荡；玉盏分汤，倒入杯中，如琥珀色润而清，若兰香，心神怡爽。浅酌一口，鲜醇温生，回甘无尽，怡神宁静。

分其类，茶有四系，“风花雪月”也。“风”为三叶，其姿态之飘逸，若迎风之起舞；“花”为二叶，如蕾蕾初放，清韵而悠长；“雪”为一叶，似玉树琼枝，春雪初



在十里画廊

□剑君

在十里画廊

每个人都是一幅

山水画

行走中，我用眼睛

收藏着山清水秀

用耳朵收藏着百鸟争鸣

风从画里走来

是在挽留什么

还是在述说什么

青山抬起头

绿水笑逐颜开

一个若人、若神、若仙的

世界

在云雾中，时隐时现

在金鞭溪

这根鞭子是上帝赋予的

它长到7.5公里

这根鞭子很沉

由两座山抬一程

扛一程

金鞭溪不习惯沉默

它用汹涌或缓慢的步子

为我铺开一条梦幻的行程

让我邂逅无数

美丽的传说

在天门山玻璃栈道

开阔，这样可以透明地看到

另一个世界

透明地看到你我他

悬于山顶

就像我悬着的

一颗心

这颗插在云端

海拔高高的心脏

胸怀天地大志

透过它

我看到自己拔高的心跳

和武陵源一般大小的胆量